

《香港船头货价纸》新探 ——美国麻省菲利普斯图书馆访问记

陶 德民

(一)

不久以前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做研究, 就便走访了向往已久的皮伯第-伊赛克斯博物馆 (Peabody Essex Museum) 及其附属的菲利普斯图书馆 (Phillips Library)。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在波士顿南郊的麻省州立学院任教时, 对该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收藏质量之高虽屡有所闻, 然而因为当时的研究课题与之不太相关, 竟然一次也未去参观过。现在看来, 这种想法是未免太狭窄了。“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我们做研究, 如果老是局限在自己的专业范围里, 就难以触类旁通有所突破。时而走出自己的小圈子, 接触一下其它领域的知识, 是大有裨益的。牛顿从一个苹果坠地而联想到万有引力定律, 难道不是我们仍应记取的经验吗。

去年读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士风著《晚清华洋录—美国传教士、满大人和李家的故事》一书, 其中多幅彩色照片, 均摄自皮伯第-伊赛克斯博物馆收藏的描绘鸦片战争前后香港、澳门和广州十三行的珍贵油画, 因而更有前往一睹为快的欲望。顺便提到, 本文中所使用的该馆的中文译名, 就是取自李著的。

皮伯第-伊赛克斯博物馆位于波士顿以北的塞勒姆 (Salem), 一个历史上以造船工业和海洋贸易著名的城镇。美国独立战争以后, 从这里频繁出发的商船, 航迹遍及世界各地的主要港口, 包括中国的广州。其贸易业务以进口高档消费品为主, 其中有不少是利用东方的廉价劳动力订制的满足西人嗜好的奢侈品, 例如陶瓷器、金银器皿和精制家具等等。这也就难怪该博物馆的陈列品往往是精妙绝伦, 令人叹为观止了。3年之前, 该馆还将中国徽州一座具有200多年历史的木造二层楼大宅院“荫余堂”连同围墙一起搬来, 从而为自己增添了新的光彩。

从波士顿的北站坐火车, 单程仅3.75美元, 半个多小时便可抵达塞勒姆。虽然来去比较方便, 而且博物馆天天开放, 可是我的主要目标菲利普斯图书馆, 利用起来却有一些不便之处。首先, 它一周的开放时间只有两次, 星期三下午1点至5点和星期四下午1点至8点。若提前两周事先申请作为访问研究者利用图书馆, 并且获准, 则可与图书馆管理人员商量在星期一和星期二的下

午特别利用 3 小时左右，但星期五和周末则绝无利用的可能。这对远道而来挖掘资料的研究者来说，可利用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其次，图书馆的利用，不论是普通读者还是访问研究者，一律实行收费制度，4 小时以下 10 美元，4 小时以上 15 美元。这种服务费倒也可以理解，因为这类不同于普通图书馆的博物馆图书特藏部往往人手不足，而且要反复为你入库找寻和搬送资料。但是，贵重资料的摄像费每张为 25 美元，显像费每张为 25 至 75 美元（因相纸的大小和种类而异），这就贵得难以接受了。不过，若立下字据，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公布，只供自己阅读研究，则可用自己携带的数码相机拍照。可惜的是，我知道这一点时，已经是最后一次造访的最后一小时之前了，而且相机不久便亮出了电池不足的红灯。所以，我虽然立了字据，却未能尽情拍摄，可谓损失不小。

不过，由于事先作了一些准备，这次调查还算是小有收获。出发之前，亏得同僚内田庆市先生将其先前复印的两册该馆的藏书目录（*Catalog of Books on China in the Essex Institute, 1895; 1926*）借给我，使我对该馆的藏书概况有所了解。而这种了解是不可能通过从该馆的网上检索系统作个别书目的检索得到的。何况来到该馆后才知道，并非所有的藏书都已录入网上检索系统。此外，我还事先从网上下载了作为访问研究者利用图书馆的申请表，填入所属单位、研究计划、拟查找书目和三个同行专家的人名等，也费了一番功夫。虽然寄出时已经不能满足“提前两周申请”的要求，承该馆的好意，访问研究者的身份还是得到了批准。这样，除正常开放时间外，还得在一个不对外开放的星期一下午特别利用了 3 个小时。

（二）

我的收获之一，便是对《香港船头货价纸》的性质有了一点新的认识。

《香港船头货价纸》现存 79 份（1859 年）为菲利普斯图书馆独家收藏，是卓南生先生的一大发现。据他的研究结果，《香港船头货价纸》是中国最早的英文日报 *The Daily Press* 的中文版，创刊于 1857 年 11 月 3 日，每周二、四、六出版三次，以报纸形式两面印刷亦即 2 版，内容以船期、货价、行情和广告等商业讯息为主。而 *The Daily Press* 比《香港船头货价纸》早一个多月于 1857 年 10 月 1 日由一美商创办，旋归英商孖刺（Yoric J. Murrow, 1817-1884）所有，故又有《孖刺报》或《孖刺西报》之称。该报每周一至六出版（星期天例不出版），每日 4 版，亦有例外。《香港船头货价纸》约于 1865 年前后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并于 1873 年发展成为完整的日报，不过仍属孖刺所有。（注 1）

卓先生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1815-1874》最初于 1990 年由日本ペリかん社出日文版，题

为《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 1815-1874》。1998年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繁体字版，2002年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简体字版。因为简体字版中增入一些序跋文字，特别是公布了其在菲利浦斯图书馆找到的79份《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影印件，故该版又称为增订版。

增订版中收入了卓先生对北大和清华的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的一篇讲话，其中提到以下一件事。

曾经有位日本学者从我的日文版著作《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 1815-1874》中知道我在美国麻省 Essex Institute（现易名为 Peabody Essex Museum）图书馆找到原件后，两年前曾亲赴当地查找原件。但是几经周折，他也只看到了零星的几份原件。后来，他在他的一本书中写到，我所提到的79份原件可能被人阅后误置或者弄乱了。如果我再见到这位朋友，我会告诉他报纸并未遗失或被散乱地误置，而是他的查阅方法还不周到。他可能一直在中文报纸资料中寻找《香港船头货价纸》原件。《香港船头货价纸》确实是中文报纸，但在图书馆的中文目录中却没有这份报纸。原来，作为香港 *The Daily Press*（《孖刺西报》）附属的中文报，《香港船头货价纸》在发行初期可能随英文报纸派送，而一起被送往美国，我所发掘和使用的《香港船头货价纸》的79份原件就是阴差旧错地被装订在 *The Daily Press* 的合订本中。因此，如果只查阅中文目录和资料，或未同时仔细翻 *The Daily Press* 同一年份的两册合订本，也许将永远无法找到《香港船头货价纸》大量的原件。（注2）

因为事先读过这段文字，并将临时借来的简体字增订本随带在身（我自己购有此书，不过在从日本出发时忘了装入行李，故只能拜托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的复旦老校友、著名的中亚史学者马小鹤先生将书借出），我在查找 *The Daily Press* 及其附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时，并未遇到什么麻烦。

但是经过仔细查阅，我对上述卓先生的看法，即“作为香港 *The Daily Press*（《孖刺西报》）附属的中文报，《香港船头货价纸》在发行初期可能随英文报纸派送，而一起被送往美国，我所发掘和使用的《香港船头货价纸》的79份原件就是阴差旧错地被装订在 *The Daily Press* 的合订本中”这一段发生了一些疑问。

第一，菲利浦斯图书馆所藏 *The Daily Press* 及其附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具体是在何时何地、经由何种途径得到的，至今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在20世纪初期入藏皮伯第-伊赛克斯博物馆的前身伊赛克斯研究所（The Essex Institute）的。因为上面提到的该馆两册有关中国的藏书目录，我们无法在1895年编纂的第一册中找到 *The Daily Press* 的名字，而在1926年编纂的第二册中却可以找到。从第二册的序言还可以知道，伊赛克斯研究所

用以搜购书报的资金，是来自曾在上海组织洋枪队（清政府称之为“常胜军”）打击太平军的华尔（Frederick T. Ward；1831年生于塞勒姆，1862年战死于浙江慈溪）的妹妹（或姐姐，英文仅为sister，故无法判别）Elizabeth C. Ward的捐款。她在1896年得到清政府追赠给华尔遗族的一大笔抚恤金后，大约是立下了遗嘱，为纪念华尔，死后将之捐献给伊赛克斯研究所。而这一遗愿几年以后终于实现了。（注3）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确认20世纪初伊赛克斯研究所是在美国还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得到（或是出资搜购或是接受捐赠）*The Daily Press*及《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如果是在美国之外得到的，那菲利普斯图书馆现藏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就不会像卓先生所推测的那样，是“在发行初期（即19世纪中叶一笔者）可能随英文报纸派送，而一起被送往美国”的了。（注4）

第二，菲利普斯图书馆所藏《香港船头货价纸》是否如卓先生所说，“是阴差旧错地被装订在*The Daily Press*的合订本中”，也值得考虑。其实，该馆所藏《香港船头货价纸》，不仅存在于卓先生提到的“*The Daily Press*同一年份（即1859年——笔者）的两册合订本”之中，而且存在于未经装订的该报部分报纸之中。查阅这些未经装订的*The Daily Press*时可以发现，《香港船头货价纸》总是居于报尾，而且刊在题为“SUPPLEMENT TO THE DAILY PRESS”的英文副刊之后（注5）。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往往与英文副刊合印在一大张纸上，对折而成四个版面，即英文副刊为第1、第2版，《香港船头货价纸》第3、第4版，虽然各个版面上并不标明页码（极少数英文副刊也有不止两个版面的情况）。以阴阳历对照表看时，各号《香港船头货价纸》的阴历日期多与当天的*The Daily Press*及其英文副刊的阳历日期相一致。正因为是印在一张纸上，出现“阴差旧错”问题的机会并不多。如果只看合订本，是难以了解这个现象的。

第三，《香港船头货价纸》的阴历日期也确有少数与当天的*The Daily Press*及英文副刊的阳历日期不相一致，即“阴差旧错”的情形。笔者注意到，合订本中的264号、265号、266号、267号、270号和271号（阴历己未年6月间；阳历1859年7月间）都连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确实如《香港船头货价纸》常年刊登的启事所宣称的那样，是分别在“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出版的，因而其阴历日期与当天的*The Daily Press*及英文副刊的阳历日期是互相吻合的。但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其阴历日期不变，而当天的*The Daily Press*及英文副刊的阳历日期则分别为礼拜三、礼拜五和礼拜一了（因为礼拜天例不出版）。

但这种“阴差旧错”是否如卓先生所说是因为装订时的失误所造成，还是因为其它原因造成的，现在还无法确定。因为我们无权把合订本解体来加以确认：这几号《香港船头货价纸》究竟是否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是和英文副刊合印在一张纸上。如果不是合印在一张纸上，那就有可能是因为装订时的失误。如果是合印在一张纸上，那就得作另外一种解释：即出于当时的商业需要，《香港船头货价纸》有必要重复出版一次。但在再版时为了避免因改动阴历日期而增加开支和麻烦，

便一仍其旧加以印刷。其结果，就必然造成与当天的 *The Daily Press* 及英文副刊的阳历日期有一至两天的误差了。

第四，卓先生说他的“所发掘和使用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共有“79份原件”。菲利普斯图书馆所藏1859年的《香港船头货价纸》，果真只有79份吗？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角度来作解答。

卓先生在增订版中公开了他找到的79份《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影印件，起自197号，终至285号，其中有10个缺号，分别为226号、268号、269号、274号、275号、276号、278号、280号、282号和283号。因为这79份号数各异，在这个意义上说，菲利普斯图书馆现存《香港船头货价纸》的总数确实为79份。

但是如上所述，部分《香港船头货价纸》有重复出版的可能，如果我们把重印的那一号也算作一份，则该馆现存的《香港船头货价纸》总数显然要超过79份。非常有趣的是，笔者在合订本中发现了一份很可能是卓先生当年向菲利普斯图书馆申请影印时的清单，其中列出了需要影印的日期，题为“Copy Chinese sheets following the dates listed — 1859”。大概是考虑到该馆工作人员为美国人、不懂中文吧，其日期用的多是附有《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各号 *The Daily Press* 的阳历日期，自2月4日至6月30日，总共列出了106个日期。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实际份数（而不是指数）是超过79份的。

（三）

走笔至此，笔者不禁想到，卓先生在菲利普斯图书馆发现所藏《香港船头货价纸》时，是否也注意到了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两个事实，即（1）1859年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多与题为“SUPPLEMENT TO THE DAILY PRESS”的英文副刊合为一体刊行，而未取独自一体的形态；（2）部分《香港船头货价纸》有重复出版的可能性。要是注意到了，那他为什么在其著作中未加分析呢？

总之，本文是对《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刊载形态的一个直观的考察，可以作为卓先生著作中的详密考证的一个补充，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近代报业在对西方在华报业的依附地位中逐步脱胎换骨走向自立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想提出这样一种假说，即《香港船头货价纸》应视作 *The Daily Press* 的“中文副刊”，而不宜称之为 *The Daily Press* 的“中文版”或“中文报”。这样的认识，也许更加合乎其本来的性质和面貌。何以见得，*The Daily Press* 为日报（周六次刊），《香港船头货价纸》为周三次刊；*The Daily Press* 为4个版面以上，《香港船头货价纸》仅两个版

面而已，而且尾随英文副刊。虽然两者在内容上有重叠之处（如鸦片行情、船期消息和新闻简报等），而且报费各别收取，但从其性质和信息量看，二者毕竟不能作等量齐观，谓后者为前者的“中文版”，在定义上似有言过其实之嫌。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看到，而且今后可能永远也无法看到《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全豹”，即从1857年秋至1865年春出版的各号，总共将近1,200份，而只有根据现存的1859年中的79份这“一斑”去推想它的来龙去脉，这就难免有疏漏之处。作为一个报业史的外行，我对自己的假说也不敢说已经有充分的自信，只是想在此抛砖引玉，以就教于卓先生和其他各位专家，以便集思广益，对近代中文报纸的胚胎《香港船头货价纸》的性质和地位有一个更为恰如其分的认识。

注

(1) 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增订版), 第七章。

(2) 同上, 262页。

(3) Louise Marion Taylor, comp. : *Catalog of books on China in the Essex Institute*. Salem, Mass.: The Essex institute, 1926.

(4) 本文草成以后, 曾去信询问菲利普斯图书馆主管收藏的 Irene Axelrod 女士 (Head Manuscript Librarian), 并得到了她的回复。往来电子邮件如下:

Dear Ms. Irene Axelro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approval and support. I really enjoyed your fine collection and excellent service during my short visit, and have now return to Japan safely.

I have a small question regarding The Daily Press of Hong Kong 1858-1859: when did it become part of your collection? Was it by purchase or by a donation and from whom? I should appreciate if very much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if there is a record of purchase or donation about it. I couldn't find its name in the 1895 Catalog but found it in the 1926 Catalog of Books on China in the Essex Institute.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please give my warm regards to Kathy and Melanie.

Hope to see you again in the fall.

Sincerely,

Demin Tao

March 16, 2006

Dear Demin Tao,

The Daily Press of Hong Kong is part of the Frederick Townsend Ward collection which was donated by his sister Elizabeth in the early 1900's as a memorial to her brother. You can find this information on the pem.org website under the Phillips Library manuscripts section.

Sincerely,

Irene Axelrod

April 27, 2006

根据 Axelrod 女士的提示，我复查了有关主页，得知《华尔文库》的简介如下。

Frederick Townsend Ward China Collection

The Frederick Townsend Ward Collection is one of the world's outstanding collections of Western-language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Approximately 10,000 books, pamphlets, broadsides, and periodicals, and many rare map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ocument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and the interactions of China with the West up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publications document 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nations, and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China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ies. Included in the Ward Collection are some of the most comprehensive holdings in the world of Chinese coastal newspapers in English. In addition to the original works acquired early in the 20th century at the bequest of Elizabeth C. Ward in honor of her brother, the library continually adds to the collection, being especially diligent in acquiring graphic representation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以上信息虽然证实了我的推测，即伊赛克斯研究所用以搜购《香港船头货价纸》等十九世纪中国沿海英文报纸的资金，是来自华尔妹妹（或姐姐） Elizabeth C. Ward 的捐款。但它仍然没能彻底澄清我的疑团，即二十世纪初伊赛克斯研究所究竟是在美国还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搜购到 *The Daily Press* 及《香港船头货价纸》的。

(5) 英文副刊“SUPPLEMENT TO THE DAILY PRESS”第一面多为杂项（Miscellaneous），如出售、寻租、遗失、悬赏等广告，第二面列表通知在中国水域的外国商船的动静（Foreign Merchant Shipping in the China Waters）。

Plummer Hall (right), the home of the former Essex Institute, is now the Phillips Library, one of New England's largest independent research centers. The Phillips Library contains collections of rare books, manuscript materials, and vintage photographs that document the history of Essex County and New England. The Peabody Essex Museum complex also includes seven historic house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Victorian period (following pages).

